

解放青岛战役中，铁骑山战斗最为惨烈，粘文焕等男卫生员跟随战斗部队冲在一线现场救护，为保护伤员，粘文焕被炮弹炸起的土块击伤头部，昏迷多日。他也因此荣立二等功，并与李军医一同光荣入党。在准备长山列岛战役中，全体指战员在海里加强训练，熟悉水性。



解放青岛时荣立二等功



攻克铁骑山

铁骑山战斗冲在一线 保护伤员被炮弹击伤

1949年4月20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，向江南进军。5月3日至6月2日，山东军区发起青（岛）即（墨）战役，以配合主力部队在江南的大进军。解放青岛的战役打响了。

铁骑山的战斗是解放青岛时打的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，也是打开青岛北大门最重要的一次战役。

铁骑山是崂山山脉西北部的主要山峰之一，周围群山林立，是青岛外围东部的战略要地，也是东部山区敌人最重要的据点，它控制着

攻入青岛的主干道，以此可以攻入李村和沧口机场，进而夺取青岛。敌人以铁骑山主峰为依托，在周围群山之间精心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，拥有重炮和永久火力点。妄图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和美式武器来阻挡我军。

5月28日，我东路军胶东警备旅向铁骑山守敌发起攻击。在持续4个小时的反复争夺中，我军已发起三次成营建制的冲锋，部队伤亡较重。担架队、卫生员告急。我们旅野战医院的男卫生员几乎都跟随

战斗部队，冲在了第一线，现场救护，抢出伤员。铁骑山主峰上的阵阵厮杀喊叫声和枪械撞击声，以及各种枪炮声混成一气。敌人的一个炮兵阵地被我侦察排端掉，并与敌人展开了肉搏，敌人弃阵逃窜。我们冲上去抢救伤员。我给一个腹部中弹的伤员包扎好伤口，安排担架队员抬他，当我正要扶他起来时，听到了划破空气的尖锐啸声，这是美式榴弹炮弹划破空气的声音。我猛地扑在伤员身上。“轰”的一声，我便失去了知觉。

昏迷多日后终于醒来 光荣入党志更坚

“李医生，快来！小粘醒了。”我听到了那熟悉的爽朗女声，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，看到于指导员正笑咪咪地看着我。“你小子，知道昏迷了几天吗？告诉你，青岛都解放了。”李医生说。“醒了就好，李医生都检查了，啥零件没少，可能头部被炮弹崩起的土块打了，还好没破，也没骨折，内部咋样还得观察些日子。”于指导员说。

“你可得好好感谢指导员，她可担心你呢，那么忙，白天、晚上有空就来看你，问你醒了没有，人家以为是你姐呢。”李医生说。

“姐。”我含泪叫道。“哎。”于指导员眼里也溢着泪花。“姐，我饿。”我说。“哟，想吃饭就是好了。快让炊事班擀面条，搁俩鸡蛋啊。”于指导员马上安排道。“你这家伙打了这么多吊瓶，都是营养，还饿？”李医生开玩笑说。吊瓶？我才发现我手上扎着针，一根细的透明管子连着床边一个木架子上倒挂着的瓶子，那瓶子里的水正通过这根管子滴进我的血管里。我当卫生员以来，第一次见这东西，以前我都是用针管给伤员打。“好好跟着李医生学吧。做个医生哪那么容易。”于指导员说。“全国就

要解放了，他们要进医校正规学习，培养出我们自己的军医。”李军医说。“是的，我们要有自己的优秀军医。”于指导员坚定地说。

出院后，我荣立二等功，并且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在指导员的带领下，我和李军医举起右手，紧握拳头，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。“李书新同志，粘文焕同志，祝贺你们！”于指导员面带笑容，分别同李军医和我握手祝贺。我们热泪盈眶，我感到指导员的手好有力量，她向我传达着一种信念，一种信仰，这种信仰，无比坚毅，终身不渝。

云集蓬莱准备渡海 不习水性勤加训练

青岛战役结束后，整个山东境内，只剩下长山列岛尚未解放。为了拔除国民党军在北方沿海的这最后一颗“钉子”，山东军区准备发起长山列岛战役，解放山东全境。1949年7月，我们警备旅和其他部队云集蓬莱沿海一线，准备发起渡海战役，解放长山列岛。我所在的卫生队分住在迟家村、刘家旺村等海边渔民家里。我们是早上到的，村里把李军医、我和小周、小张两名男女卫生员安排在刘大娘家里，我们也是一个临时战斗救护小组。刘大娘其实也就四十出头，是村里的妇女主任，前些年丈夫出海遇上风浪没了，家里两个女娃，老大出嫁了，刚赶海回来的是她二女儿，大概十五六岁。“小妹妹，你叫啥名，看你这么机灵，参军吧，当女兵可威风啦！文艺兵、卫生兵都行呀。”李军医打趣说。“俺大名叫迟惠文。当兵有啥稀奇，俺前年就当过。”“别听她胡说。前年还乡团打来，我带她跟着武工队进山躲了些日子，她就说当兵了，她才多大。”刘大娘笑着说。“就是你不让俺去的。”“哎，你当兵还是得大娘同意，大娘身边可就你一个闺女。”李军医说。“你们快把她带走吧，省得整天烦俺。”刘大娘说。“快把蛤蜊洗干净吐着，过会儿扒出仁，给同志们擀面条吃。”“娘，你弄吧，俺还有事呢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向外跑去。“别忘回来吃饭。”“知道了！”“准是又到海边码头上看你们训练去了。”刘大娘说。

解放长山列岛这一仗，是我军第一次渡海作战，而且要用小鱼船渡过海去登岛作战，这对于陆地作战的部队来说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。指战员们也大多不习水性，不识海情。不少干部战士刚一上船，就感到头晕目眩，呕吐不止。困难阻止不了广大指战员解放长山列岛的决心，在大批沿海支前群众和船工的帮助下，一场空前的战前练兵热潮在蓬莱沿海海面上掀起。时值盛夏，骄阳如火，海滩上热浪翻滚，炎热异常。气温高，广大指战员的练兵热情却更高。

“同志们，今天海上有风浪，正好锻炼我们，我们上船继续练吧！”于指导员大声说。“大姐，别忘了让俺参军啊，当解放军！”迟惠文说。“叫指导员。”李军医说。“俺知道指导员，俺就叫姐，不用你管。”“不识好歹，我可给你说了些好话。”李军医说。“是呀，这些天小迟和小张在海里一泡就是几个小时，教咱们凫水、潜水，真是辛苦了。好，打下长山岛回来领你当兵。”于指导员说。“说定了，走，咱上船！”听着小迟这清脆的声音，我忽然觉得她像一个人。对，像谭秀玲。她也是身材矮矮瘦瘦的，扎一条独角辫，小圆脸上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